

齿香初透象园春

方晓蕾

诗二首

周 达

癸卯七夕离京赴商南

鹿城弦月似柳州，又别京华作倦游。
落夜凉生承露掌，瞻星情忆过风楼。
死生鸣雁嗟何及，南北伯劳忙未休。
回首天涯相望处，蓬间犹美一蒙鸠。

初秋过商於古道

天清雨霁好看山，斜照光中结伴还。
角里草庐知有待，韩湘风雪忆多艰。
逢秋自爱金丝峡，阅古人歌富水关。
此道崎岖君莫语，青云路上许追攀。

词二首

郭友琴

浣溪沙·商南文化广场晨步

楚韵秦风迹未陈，鹿城生态与时新。
蝉鸣鸟啭乐清晨。
四面青山增爽气，一江丹水荡闲云。
弦歌牵动晓吟人。

浣溪沙·游金丝峡

谷岭相间别有姿，森林蔽葭绿成缁。
涌泉飞瀑泻琉璃。
翠峡藏龙青白黑，苍崖化景秀幽奇。
寻来妙笔亦难题。

“绿芽嫩茁沁芳馨，何幸天涯涯此新。手里自应怀美瑞，齿香初透象园春。摘来解带曾亲面，人间谁不重奇珍。多谢故园闲未得，劝君聊试荐新明。”这首寻诗，是我去年春上逗留象园时所得，虽然平仄不齐，却是性情之作。象园原是个乡，现在是个村，隶属于镇安县达仁镇。不管是乡还是村，象园就是一条蜿蜒十几公里的山沟，沟壑王莽山顶一脚踏三县，起名三县凸，沟口即是达仁镇政府所在地。达仁镇所在地小名叫狮子口，颇有些来历。象园因何得名，却不知所因。今天的象园出名，却是因为茶。人知象园，而不知狮子口，盖茶叶也。

我出生在狮子口街对面的瓦场老屋，老屋背山面河，斜对面就是象园沟口。河是达仁河，从木王奔涌而来，沿途不断有小溪加入，到我家门前，又把象园沟的水纳入怀抱。象园沟的水不大，却清冽甘甜，来自十几公里之外沟壑王莽山林中。我无数次顺着溪水找源头，但都失败了。在王莽山顶，山高林密，不见水源，但不管往哪个方向，东去安康市汉滨区的茨沟也好，南下旬阳的水泉坪也好，北来象园沟也罢，走几里路就会冒出一股细泉，极细极细，几乎让你无法觉察，慢慢就有潺潺溪流，再走几里，就蔚为壮观了。象园沟隔壁水泉坪的水就来自一处泉眼，那么象园沟的水是不是如此呢？地质构造造化弄人，两地相隔一个土地梁，想必亦是如此吧。但让象园沟水逐渐壮大，我想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过去不求甚解，去年春上在象园一天，见山坡的积雪，沟壑里的积雪，突然豁然开朗。此时三月末的天气，狮子口野桃花灿烂，春意盎然，象园沟壑还是如此，这岂不是大自然馈赠的水源吗？

从出生到离开，我在狮子口生活了16年，走象园沟走了16年，每年都走几次，算下来有近百次吧。因为我的母亲老家就在象园沟隔壁的三袁沟村，我的大姑嫁在水泉坪村。那时没有公路，母亲回娘家，或者我们去大姑家，都得走象园沟，翻沟壑的土地梁。几岁前是在亲人的背上走象园沟，有时在母亲的背上，有时在二舅或四舅的背上，大了一点后，自己在乡村小路攀爬。那时的路，多是些乡村便道，都是路人踩出来的，有人家就有路，从象园沟口一直蜿蜒到沟壑。走着走着，路直通一户人家的院落，走进院落，又见路出了院落延伸到后山了；走着走着，又不见路了，几株百年大树在那儿矗立，转过大树，小路又隐现在树间，通向小溪，迈

过垫脚石，隐约在远方；走着走着，偶尔是菜园，偶尔是梯田。就这么一直走到土地梁上，梁上略有平坦地，有个土地庙，四周散乱地放着一些石块，那是供路人歇脚的。前望是平平展展的水泉坪，回看却是云雾缭绕的山、树和沟。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母亲便取干粮让我们分食，见我手上沾着，就说：“小安，把手上的东西扔了。”原来我手上还拿着路上折的一些枝叶，绿绿的润润的，放在嘴里一咬，湿湿的，母亲说是茶叶。从象园沟口大沟壑，到处都是这种茶树。

这便是我见到的最早的象园茶了，但那时没人叫它象园茶。狮子口到处都有这种茶树，阴坡台子、大阳坡、兰家坡……甚至一些人家的院子都有，这儿几棵，那儿几株，随处可见。爷爷最喜欢这种茶了，他是有名的老中医，这茶在他那儿不仅仅是茶，还入药。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生病了，爷爷开的中药中总有一味药是茶叶。偶尔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他好像也是采一把茶叶，焙干后熬成浓汁，让我们一饮而下，味苦而后甘，茶到病除。和爷爷上山下地出门，我们如果有小擦伤，或者蚊虫叮咬什么的，随处可见的茶叶就是最好的东西。只见爷爷摘几片茶叶叶子，放在嘴里嚼烂，贴在伤口处，清凉瞬间通透全身，不痒不疼了。当然，茶叶的作用更多的是泡水喝，记忆中，在我小的时候，狮子口好像并不时兴喝茶，有贵客来了，糖水是最高的礼遇，如果上一碗糖水鸡蛋，那更是了不得了。什么时候开始以茶待客的呢？好像是我在外面上学时候的事了，那时，我的母亲还在的，假期回家，最期待的是母亲的糖水鸡蛋，但这个时候，母亲还给我用搪瓷缸泡了一大杯茶，叶片大大的，茶色青青的，茶气香香的，入口微苦后甜，口舌生津。家里有客人来了，也是一杯茶。家里没有更多的杯子，杯子还是那个大大的搪瓷杯子，浓浓的，一杯，张三喝几口，李四喝几口，转一大圈，几个人都喝了，还有半杯茶。杯子是爷爷常用的，专门用来沏茶的。记得我从学校毕业那年的暑假回老家，母亲自然也是用这个杯子给我泡了一杯茶，一见杯壁和杯口已经是厚厚一层茶垢了，黑黢黢的。我嘟囔着：怎么不洗一下啊。爷爷伸手给我5个“毛栗子”：茶垢是好东西，洗什么洗！我在外面混了几年，再也不愿拿这个杯子，便用碗倒出茶来喝。大家都笑我穷讲究。不过，从此以后，家里来客了，好像不再用一个杯子转着喝，而是用碗倒着分喝，后来再回家，家里已经添了好多杯子了。那

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了，有三十多年了，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不过，那时的茶真的好喝，也很应景：粗茶淡饭嘛。

也不知道是哪一天，象园茶突然火起来了。应该是本世纪初吧，每每遇到朋友，知道我老家是镇安的，就说你们那儿产的象园茶不错嘛。象园？不就是我家对面的那条沟嘛，怎么就成了名茶命名地？有一天，老家医院的一位父辈朋友来安康办事，专门登门，很稀奇地提着一件礼品，反复交代不要送人了。打开一看，是袋装象园茶。心想：不就是儿时喝的茶嘛，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稀奇了？我工作的安康本就是茶区，本地十大县都产茶，尤其以紫阳茶、平利茶、岚皋茶著名。虽不以为然，但又禁不住乡味诱惑，开袋沏茶，果然汤清味纯，没有紫阳茶味重，没有平利茶味苦，清香微甜。家人第一次喝我家乡的茶，起初是好奇，继而是欢喜。此后，年年都有象园茶，年年都喝象园茶。有年清明前，我回狮子口给母亲上坟，在街道上遇到十几年没见面的刘同学。当年，初中一个班，我俩一个被窝挤了近3年。他就是象园沟的人。那年，他考上了化工学校，是我的卫校。聊了几句，留了联系方式，因有事各奔东西。晚上，他就来电话约我尝新茶。父亲听到是刘同学的话，说你那同学现在在做象园茶，做得老大了，一条沟都是他刘家的了。

真正走近象园茶，却是2022年的春天。我有个堂兄方英琦几十年前从西口到象园沟刘家当上门女婿，虽然近在咫尺，我却从没去过。刚好春上有时间，听说英琦父亲在他家小住，便和家人登门问候。围炉品香茗，且聊私家话。茶是象园茶，家常话里饱含着浓浓亲情。嫂子手脚麻利，不一会儿一桌子菜就做好了，有几盘还是以象园茶为佐的。茶烧肉、雾芽丸子、栗香锅巴……最让我馋的是“鱼叶蓬蓬”，其实就是小鱼茶汤。小鱼炖的汤，汤上有茶叶嫩芽。汤鲜而有茶香。小鱼是象园沟河里的，茶叶芽是象园茶芽。真正的天味，就来自这些最普通的食物。饭后，又是每人一大杯象园茶，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晒温暖的太阳。有些寒意，春风刮过，也许还让皮肤刺激，但一切又是那样恰到好处。院坝前面是象园溪水，初春的溪水弱弱的，细而无声，靠阴处甚至还有积雪和冰碴，但溪水旁若无人地自顾自地流动着，宣示着主权。溪水之上，院坝的对面一大片的山坡，是成片的茶园，偶尔有些树，大树是几百年树龄的松、枫，还有栎。小树有桃，有梨，有李，有樱，还有海

棠，是人工种植的，层次不一，在路边，在石旁，在梯坪。大树小树间，便是一垄垄一行行茶树，沿山势而行，随坡向游走，时而高，时而低。但茶树高低一致，整齐划一，一个模子出来的。兄长一时兴起，领我参观他的茶园。在坡顶，他大手一挥，豪迈地说：“这都是我的，一百多亩呢。”又指着溪边那处还在开垦的地方说：“那儿几十亩将栽种新品种象园茶，几年后，兄弟你就会喝上更好的象园茶芽。”我相信兄长说的话，他从镇安的北边来到南边几十年，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某一天突然不干了，侍弄这些茶叶来，他的心思广着呢。

今年清明前几月，我又回老家上坟。没有走高速，走的茨沟到紫荆到王莽山顶，然后南下象园沟到狮子口。目的就是从一个沟的茶园间穿过，感受一下春意盎然的茶山。刚下坡，就听到茶歌随风而来：

哎——
冰消了
雪融了
花开了
鸟叫了
采乡镇安春潮荡
玉水金山似画廊
茶园满山岗
满山岗
哎——
风来了
蝶舞了
梦醒了
芽醒了
象园姑娘采茶忙
南腔北调五湖商
茶香飘四方
飘四方
哎——
路宽了
村美了
腰直了
人笑了
茶山儿女豪情壮
天高地阔放胆闯
茶歌好欢畅
好欢畅
茶歌还在耳边飘荡，我人已经在自家堂屋坐定。父亲递给我一杯茶，一闻一尝就知道是象园新茶。父亲问怎么样。还能怎么样？齿香初透象园春。



看海

刘育华

这个暑期，我们选择了去山东日照看海。十多年前的夏天，我们去日照，那里的海水蔚蓝色，大片金色干净的沙滩留给了我美好的记忆。经过十五六个小时的舟车劳顿，终于到了大海边，正值正午时分。我们奔向海边，迫切地想先感受大海波浪一次又一次扑向沙滩的热情，感受浪花高歌的豪迈，感受天空的颜色与大海的交融晕染。让海波一次又一次掠过脚边，让海风给我们每人造一个新发型，让我的花衣服与大海来个大大的拥抱，让我们融入自然回归人性的纯净。

一个站在海水里的老妈妈，她上身穿着白色短袖，下着黑色半裙，花白的发髻上扎着鲜艳的红花。她一次次被海浪扑倒，可起身后还是站在原地，衣边滴着水，眼睛闪着笑意盯着不远处同样站在海水里的她的家人。

第二天早上不到五点，我脚步匆匆，想将更多的关于海上日出的元素：太阳最初的采萌和它在成长间瞬息变化的光泽、湿润的海浪、洁净的贝壳、细腻金黄的沙子、欢跳的孩子、姑娘的裙摆通通装入我的镜头。可我的镜头装不进我对太阳的期盼，装不进我盯着太阳时每每刻心情的变化。我想和太阳同框，可是我调不好我的表情肌，我不想让它看到我松弛的眼帘和不再年轻的脸庞。在太阳初出时，我变得特别贪心。避过中午最毒最辣的阳光，下

午五点左右，我们扑入大海，融入大海的怀抱，与人群一起在海中嬉戏。这里的海水咸苦，我不止一次吞了它。我没有像十年前来时用个救生圈将自己套住，在渐渐适应它起伏的韵律后，我放浪形骸，在比较深的海水里行走，我一会儿装着爬行，一会儿又后仰，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这么东南西北地胡乱走着，我发现了许多妙处，原来无论怎么横行霸道，几尺外的人都没人发现我怎么行走于海中，其实谁能顾上我呢？

于是我更放肆无忌惮，我像鸭子一样走着，又像企鹅一样，还像在太空漫步，我在做一些笨拙的舞蹈动作，自顾自地大笑，大海的笑声淹没了我的笑声，在得意忘形时又一个浪头打过来给我强塞了一大口海水。儿子在我的近旁按在他们学校学的动作，标准地游着，他停下时，不时在寻找我的身影，他在下意识保护我，我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感。丈夫老李也在我的近旁用他永不改变的狗爬式游着，他甚至试探着去深水区。海水一次次漫过我肌肤的每一处，水越深皮肤的面积越大，舒适度越大。海水像绸缎一般包裹着我的周身，温软而熨帖。我和老李很少有这么统一的认识：“美吧！”“美啊！”

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下时，管理人员的哨音已经吹了十几分钟，一个像下在锅里的饺子被捞起，恋恋不

舍的游人边回头边望海兴叹，孩子们尤其不愿离开，毕竟与大海亲近的时间太短了些。

第三天早上我走向大海时，太阳还没有睡醒，我面朝东方、面向大海捕捉太阳大概要出来的方位。

轻轻的不经意一抹红，晕染着，但并不精心。今天画太阳的这个画师有点随意，他在大家都朝同一个方向、屏住呼吸做好拥抱的姿势凝视前方时停住了。几分钟以后他迅速画了四分之一的一条弧线又停了几秒后再画了下来，在画了太阳的上半部分并涂了淡淡的红色后，他似乎不满足又迅速用灰色抹掉了。在没有太阳的一秒，我失望的心情陡生。可是瞬间，一半的太阳又出现了，不到一分钟，又被抹掉了。等待，几十秒后，终于那个画师专心致志地画出了太阳的上半部分，缓缓朝下涂抹，一分钟整个太阳完整地浮在了大海之上，可是这个时候，它还没有活力，像一个刚苏醒过来的婴儿。一分钟以后它站了起来，它开始跳跃，跳跃时周身带了光并迅速展开来。海边的孩子们也跳跃着向着太阳、向着大海。人们向着

太阳，各种拥抱。太阳兴奋了，光芒四射，斗志昂扬发光发热了。姑娘们的裙摆在扬起，面容像太阳一样生机勃勃，面如桃花一般嫣然。

各种拥抱，各种欢呼，各种跳跃。几个沉静的男子除过给美丽的姑娘拍照外，静静地站着看太阳。

我在拥抱过太阳好多次以后，感觉自己的胳膊长长了许多，身高也增加了许多，我盯着太阳看，直到太阳周边生出许多大的黑斑。确定太阳越来越强壮后，我这才放心地在海水里、在太阳下随意徜徉。

我要离开这里了。我们在海边逮了一只手表壳大的海蟹，一只小拇指大的寄居蟹，一个大拇指大小的蛤蚧，一只不同以往见过的三厘米左右的小虾——中间一个红点，两边是嫩白的小爪，它遇到蟹就拼命躲着。走之前，我将这些在这里生活的小可爱们又放回了大海。

亲爱的——大海和关于大海的一切生活，再见了！

商洛山

(总第2498期)



国画 陈明玉 作